煙嶼樓文集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八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考二

賀監里居考

賀監鄮人也(今甯波府鄞縣)而隱於山陰(今紹興府)夫鄉有先賢而不知與非其鄉而爭之者皆非也賀監赫然擢用於開元天寶之閒抗懷二疏終老里閈可不謂賢乎明州越州兩爭之迄今無定論夫其人與其同時人之所稱道不可誣也而曰姑舍是而以後世顯然剌謬之說忿起而爭之尤非也鄮境有四明山(本元和郡縣圖志)監自號四明

狂客（本唐詩及本傳）其行也餞之者皆曰送歸四明（本元宗詩及同時應制詩）四明圖經著於唐時者已亡宋元存焉多有他證然以晚近姑略之若其自號與同時送別之詩不足以證乎故曰監鄮人也監之歸也上賜以鏡湖及剡川其同時人賦詩皆稱鏡湖在山陰（本李白杜甫儲光羲孟浩然諸詩）故曰隱於山陰也蜀人李白至長安監賞之呼爲謫仙白耿耿不忘監沒憶之以詩曰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則是監本鄮人而隱於山陰者也故觀諸李白之詩而吾言尤信乃唐史稱監爲永興人（今蕭山縣）妄也今蕭山人據以爭之甚力其言辨故爲條駁附於後

毛氏奇齡蕭山縣志刊誤曰按唐書載李眞在隱逸傳中明云越州永興人以吾邑自隋時省縣併入會稽至高宗儀鳳間始復置永興而李眞爲證聖年制科所中則正在新復永興之後未改蕭山之前故其表用雖遲之開元天寶之際而通籍在先其不稱蕭山而稱永興昭昭如也

駁曰元和郡縣圖志曰儀鳳二年置永興天寶元年更名蕭山唐書地理志亦無異詞夫賀監以天寶三載還鄉正在改名蕭山之後如果監爲蕭山人何以不稱蕭山而稱永興荒忽如此此尚可據乎而乃曲

爲之說曰通籍在先夫此是史傳非制科題名記今有一人焉通籍時名甲通籍後更名乙史傳中當書某甲乎書某乙乎以及見史定縣名之人乃冠以昔者棄去不用之舊號史家應有是例乎製序賦詩靑門餞別爲天寶初一大掌故作史者嘗應全不考及故紀其實當書鄮縣稱其隱當書山陰郎使妄以爲永興人而原其始則是會稽究其終則是蕭山更不應以東不在山西不在水之永興妄題之新舊兩書如出一轍甚可駭怪而毛氏遂妄據之

又曰初不知甫上之拔之者何所依據揆其故不

過以四明狂客一別號耳夫別號何常意所欲表隨在可取稱名同者不必果在山號鳳洲者不必眞在海夫人而知之也使以別字之故可竟易其籍則先儒陸象山士司沙定海俱甯波人矣

駁曰如此則天下無可讀之書矣左傳開卷說孟子是惠公夫人及讀論語則孟子是昭公夫人至讀詩則孟子又是寺人何以異於陸象山沙定海之說若謂四明狂客是隨意所取則賀監意在周官湖故乞周官湖何不自號周官湖狂客而乃取裹足不至之四明山以表其意乎且例須旁參義可隅反監自號

四明狂客又號祕書外監惟家四明故號四明惟官祕書故號祕書若是隨意所取何不稱司天外監殿中外監乎

然而吾甬上人之扳之者則固不但四明狂客一別號已也元宗送監東歸親灑宸翰爲羣臣倡其詩題儼然大書之曰送賀知章歸四明一時臣下和之者皆大書之曰送賀監歸四明應制豈當時君臣竟不知四明二字是賀監寄意之別號而直誤視爲生長之故鄉以致隨聲附和書之曰歸吾不解舉朝何以懵懵如此

而且李白對酒憶賀監詩二首其一則曰四明有狂客其二則曰狂客歸四明吾又不解太白與賀監舊交而亦昏昏蚩蚩以別字之故竟易其籍如此浸假有一人焉賦詩曰定海有士司又賦詩曰陸子歸象山可乎

又且太白送權十一序又稱賀監爲四明逸老夫果四明狂客是寄意之別號則豈有稱人別號而可爲之更定者

賀監之歸定居山陰然在山陰爲寄公而於四明則土著故賜鏡湖賜剡川上已明知其不還本籍至賦

詩則必曰歸四明歸四明者又云返故鄉也此古人重本意非淺人所能知者夫同時人之文同時人之詩同時人之詩題歷歷如此別號乎本貫乎而太白集中復有一詩題云送賀賓客歸越者亦指四明也以鄮縣舊隸越州故也唐人武元衡送寇侍御司馬之明州詩曰斗酒上河梁驚魂去越鄉又胡宿送林學士知明州詩曰碧沼觀魚越鄂舟

又曰夫四明本山名地在餘姚唐時以餘姚縣屬之甯波稱餘姚郡而因以餘姚有四明山故稱明州則其稱四明者亦當在餘姚不當在甯波

駁曰四明本山名是也而謂地在餘姚則大誤元和郡縣圖志曰採訪使齊澣奏分越州之鄮縣置明州以境內四明山爲名唐書地理志亦曰明州餘姚郡開元二十六年以越州之鄮縣置以境有四明山故名是則既分越州之鄮縣鄮縣境之四明山卽與之俱來遂得因山名州以爲郡望毛氏卽未親歷其地不知鄮縣之與四明山果尙有瓜葛與否而如郡縣志地理志之屬尙非僻書不應從未之見旣已見之二書明明言四明山在鄮境內而必云地在餘姚何故

然且肆無忌憚自造史事謂唐時以餘姚縣屬之甯波稱餘姚郡夫當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餘姚郡時其所領縣有鄮縣有奉化縣有慈溪縣有翁山縣而餘姚之隸越州者如故此載在唐書非可臆說而曰餘姚屬之甯波此是誰造地理志中語

明州餘姚郡郡名也越州餘姚縣縣名也兩不相涉毛氏但見明州餘姚郡五字妄意必餘姚縣屬明州而後乃名餘姚郡殊不知大謬至此毛氏改竄經史指鹿爲馬是其生平第一大本領特此條以越州人考越州掌故不應顚倒舛亂至斯極也寶覺軒曰餘姚入明州爲

開闢以來未有之事近時吾鄉亦有守此說者一日舉以相詰余笑謂元季方谷珍據慶元與張士誠畫曹江而守此時餘姚當隷明州若大一統朝則吾未之聞也○又曰吳越備史有明州餘姚縣語則錢氏時亦嘗以餘姚屬明州然亦非大一統朝也

又且恣意妄説言之鑿鑿謂因餘姚有四明山故稱明州謂稱四明者當在餘姚不當在甯波無論餘姚從未入甯波即使曾來而餘姚既去山即與之俱去彼甯波者不厎乎唐歷五代歷北宋歷南宋歷明初純盜虛聲以予虛烏有之山爲之郡望而泰然而受明州之號也南宋甯宗在潛邸曾領明州觀察使故即位後改慶元府元曰慶元路明初復改明州旣而因單仲友之請謂明字犯國號始改甯波府又不應歷來中外臣僚

不識山川地里不能更正獨賴毛氏審定之

四明山周圍遈廣西跨紹興南連天台而包甯波境

之鄞奉化慈溪三縣綿亘最長故當時以爲郡望夫

以明越台三州公有之山當開元二十六年時居然

取以歸我鄮縣以名其州至於千載以後忽有毛氏

者欲攘其故物以私予餘姚人其誰甘之元和郡縣志於明州

則曰以境內四明山爲名於餘姚縣

則曰四明山在縣南一百五十里

凡稱謂必有成例而時代必有界限未立明州以前

其稱四明者吾不能決知其爲甯波人爲紹興人爲

台州人至旣立明州以後則無論史傳地志文集創

記道藏梵典傳奇小說無論古往今來賢知愚不肖搢紳學士市儈估客無論本鄉同里旁州異郡抖無論公有此山之紹興台州人其一切耳聞目見心識口誦之四明二字指甯波乎指餘姚乎此固非一手所能掩一口所能辨甯波人不得坐以相讓餘姚人不能起而相爭者而宋景德大觀乾道閒人之作明州志宋寶慶開慶閒人及元延祐至正閒人之作慶元志明成化閒人之作甯波志竟不題明州慶元甯波直曰四明圖經四明志四明續志而竟行之天下傳之後世從無有非其名書之過亦從無有疑爲餘

姚志者直而毛氏既竊我鄉賢私諸蕭山又奪我山鎮畀之餘姚吾不知其是何肺腑也我則以千年郡望懼爲所竊故不能無辨

又曰故吾謂賀監之在吾邑無論永興里貫鑿鑿不刊更無容一置他喙而即以其傳觀之其可旁證者有三季眞所乞者周官湖也周官湖者爲季眞宅傍之湖即周家湖也湖爲永興地此一證也

駁曰永興里貫最不足據吾向已言之矣王月農曰元宗君臣之知秘監當詳於劉煦宋祁今其送監曰歸四明而劉宋以爲永興人不應四明山復在蕭山耶

舊唐書稱韓退之爲昌黎人新唐書改曰鄧州南陽

人毛氏作詩話稱朱子舊說謂退之是河南人極駁二書之謬然則唐書所載里貫固非鑿鑿不刊無容一置他喙者矣乃若賀監乞周官湖謂即是其宅傍之湖此是何據而又曰周官湖即永興之周家湖此又是何據毛聽齋名公穀者毛氏之先也其作改正周家湖記曰宋嘉祐中邑人周姓者資產饒裕環是鄉田多屬其家然其地連山延谷旱潦相仍周姓苦之各捐己田濬備灌溉而周家湖成矣是蕭山之周家湖明明開於趙宋之嘉祐而謂李唐天寶中已有之可乎且是周家湖非周官湖乃毛氏必欲妄牽合

之遂詭其詞曰家與官形近致譌又曰湖或開於宋前宋時中毀復開之且曰先汀州司馬聽齋府君所作記記近忘遠但知嘉祐是不特遁辭知窮而揆其用心欲爲其鄉扳名人且不惜非其先人以自實無據之說抑又何苦爲此

蕭山舊志載周家湖來歷甚明自毛氏旣作刊誤至乾隆朝修縣志者終不然其說曰賀監所乞已湮沒無考不必牽合爲一也可知人心之公雖墨守其說者亦不能袒護之

賀監回鄉詩曰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

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或曰賀監鄮産
萬無可疑而其未仕時蓋嘗先寓鏡湖故其詩如此
余謂讀古人詩不必過泥鏡湖在山陰距鄮縣甚近
監由鄮縣出山道必經此既歸而隱居其地即以眼
前起興以湖舊游不必其定曾寓此也然即此一詩
尤見永興之說之妄夫果監爲蕭山人則道出西陵
斷無倒行逆入鏡湖之理所謂舊時波者將安指乎
毛氏但知拔其人而其人所作家絃戶誦之詩都未
一見眞瞽說也
乃若周官湖則僅見唐書本傳他無旁證或在明州

或在越州皆非千載以後人所能知者存之可也
又曰若唐宗所賜一爲鑑湖鑑湖越州地又一爲
剡川剡川亦越州地也夫一賜再賜皆不出其鄉
又一證也
又曰且季眞之歸也唐宗擢其子名曾子者爲越
州會稽郡司馬使侍養之向使季眞爲明州餘姚
郡人而使其子之侍養者反隔處越州會稽郡以
使之奉秋進膳乎此又一證也
駁曰此不足難也何也我固言賀監隱於山陰者也
賜地侍養皆歸隱時事生長之鄉與歸隱之處本自

異地若但以鑑湖剡川之賜即可證其里貫則是尼谿不沮夫子爲齊人書社既封夫子又爲楚人矣尚論史事而以乳臭之言可笑也且即此一端謂是永興人之證則又何故夫鑑湖剡川會稽皆越州地而皆非永興地我不屑據爾不得援不足證也

又曰千秋觀在蕭山縣南唐祕書監賀知章夢遊帝居數日始寤乃改其宅爲千秋觀

駁曰此又是何據乎其於永興里貫尚有錯誤唐書可據其於周官湖尚有形近周家湖可混而千秋觀之在永興縣南則全無可據全無可混直信口妄說

而已賀監既居鏡湖即爲道士故肅宗乾元元年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而唐人朱放有經故賀賓客鏡湖道士觀詩其詩曰那隨流水去不待鏡湖春又曰空留道士觀誰是學仙人然則千秋觀在山陰乎在蕭山乎在山陰之鏡湖乎在蕭山之周家湖乎請自思之

又九懷詞荷仙序曰荷仙者俗云即荷擔僧相傳來蘇十八都有雲門寺即僧宅每出入問曰念佛何用曰成仙耳因亦名荷擔仙今神巫賛年詞終亦讚僧如曰昔日有個荷擔僧前頭擔毋後擔經

先檢討曰此賀監也監吾邑人少名知彰取知微知彰義也字瓌生瓌者彰之反取彰善瓌惡義也

舊居來蘇鄉

駁曰此則不謂之夢中囈語不得矣李白詩曰風流賀季眞唐書亦曰賀知章字季眞固無更名原名初字更字之別其同時歌詠者亦但稱賀監賀賓客賀八賀九而已更無他稱也即会稽記及法書要錄謂字維摩此亦偶然一見孤文單證不足依據乃去賀監千餘年忽有一人出而曰此人初名知彰初字瓌生非特知此人之初名初字幷能曉此人之所以名

所以字之意然則毛氏何不竟問所謂先檢討者以所出何書而但曰先檢討云云則眞老泉所謂與人爭而以吾父之說爲據者也

又且荷擔僧其姓賀其父名彪其母趙氏其居宅在采蘇鄉舊志確鑿如是而乃以一荷字偶然音同遂劈空造此一段無賴語錢唐龔明水謂毛氏作仲氏易爲譬其兄今吾不知其於乃翁又何怨惡而病狂喪心誣之如此且此不足詰也

總之賀監是鄮人而隱於山陰者隱於山陰有多少當時人詩可憑若舊籍鄮縣則有別號可證唐元宗

以下送別詩題可證李白諸詩文可證太白勸酒詩云狂客歸四明則是賀監四明人也云山陰道士迎則是以四明人而隱於山陰也十字之中已括其前後里居明白如話一若預知後世之聚訟紛紛而先為之立案者眞是鐵據可息萬喙然固非粗心人所能領略也元和郡縣圖志稱四明山可證宋元人所說掌故如響巖高尙宅洗馬池賀家灣賀府君碑之類卽有赤柄亦棄勿取其慎如此若毛氏所據別無他說但是錯誤之府書其他千秋觀周官湖等則一切譌言屢語不直一笑而何曰周官湖今有賀宮豬居之語詳其所作蕭山縣志刊誤中為監係蕭山人之遷更可唾棄不足顧覽然則廢之可矣

全吉士祖望謂永興是祕監郡望且曰自六朝至唐學士大夫雖遷居必著舊籍晉隋諸史無不然者劉昫宋祁系祕監以永興蓋以此也語雖迴護要足以存一說至定監爲鄮人全以莫將碑記作據則較爲晚出不足以服爭者之心也

乃若吾鄉人以鄞城月湖當唐時鏡湖此亦村學究之說不足深責者

若錢宮詹大昕來修鄞志以正史則不敢謂鄮人以古蹟則不敢謂非鄮人依違武斷列之寓賢更可哂也鄞縣志當立正傳山陰志當立寓賢傳而蕭山志中則全無關涉者近時省府縣志無一是處正史

之足以誤
人如此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八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九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考三

周氏譜源考

吾友周棻楚堂修新河家乘斷自明始明以前弗可詳矣而其先世所傳有遷鄞以來譜源始自後梁迄於宋季世系姻戚科第名位生卒塋墓詳哉乎言之家乘韲成取譜源示余則僞妄之書也先輩言譜牒多妄未有若此其甚者作周氏譜源考

世系之妄第一

所錄世系凡九世累數十百人粲然完具無少闕失夫彼或盡僞其高曾雲仍之名自爲圖譜則亦聽其自僞而已獨柰何犂犂鄉先輩妄名其祖孫父子而使之顛倒錯亂哉故摘錄其強爲援引者表而正之其他不暇及云

瑞				
穎			頡	
逋	逕		邈	
	甯厚		肅厚	
	鑑	鋮	銓	
			允誠	
			廣志	廣度
				緋

繼

允謹廣譽

錦
允誌廣慮
績

緝
福孫

适
處厚

師厚
鍔
允迪

允逋廣華从火避改

廣焯

廣煒
坦

銖

義厚　鎬

頤　造

右凡名見他籍者十有三人造也處厚也師厚也鍔與銖也坦也皆見郡邑志者也鍔銖爲師厚子志屢書之不待僞者乃若處厚師厚皆造子而未之聞耶坦者鍔四世孫志言之矣志以離身數而彼以連身數之遂妄以元孫爲曾孫韡也焯也亦見郡志者也選舉表曰坦韡焯之嫡姪焯先坦第進士韡嘗薦於鄉故連類書之彼遂得引爲坦之伯父而必加廣於名上者則彼方強廣譽爲鍔從孫故竝韡焯而盡廣之其事甚拙其心則

甚勞也鐵也鎬也雖有其人而不顯而有其名者則依鍔銖金仿偽造之而偶合於古也廣磐也維也福孫也名見郡志而本非族則無故而亂類之名也余嘗慨吾鄞譜牒之妄擬取鄉先輩書參之志乘爲冊上名公世系表四休周氏月湖之望也以斷譜之謬亟欲訂正因考諸家而表其可知新河周氏非必其後也然業梓故家亦吾與楚堂所宜留意者

瑊生祐祐生造

造	處厚	鎬	澥	杞
		錞	灌	櫝

澥灌皆處厚孫未知誰子見舒宣撰處厚墓志

瀚　亦處厚孫未知誰子見陳曜撰處厚妻行狀

權　杞檟權皆處厚曾孫未知誰子見陳曜撰處厚妻行狀

鉞

漸

杕

積中

徹先

鉞以上並見舒

厝撰處厚墓志

大正

大壯

浙全大壯見樓璩撰攸行狀

溫厚

師厚　鍔　沖　楫　煇　塤

華　坦

字从火塤坦皆从華今楫孫未改寫作知誰子華餘同自楫至

且並見
僂編撰
相楂
志

焯

煥

焯

炤

煜

煒

燂

淵模熺墍

烜

垓

圭

垍

堪

埏

右六人皆模孫未知誰子自模至埏竝見樓鑰撰模墓志

深

自深以上並見王庭秀所撰鍔墓志

銖

鎡

自溫厚至鎡並見舒寘撰邠厚墓志

姻戚之妾第二

譜言正議造娶史氏贈碩人妾也正議娶徐氏贈東海

郡太君譜言朝議處厚娶汪氏贈淑人妾也朝議兩娶皆王氏皆同邑度支郎王綯女姊封仙居縣君妹封壽安縣君譜言朝議女元大嫁適鄞西王壇公壻孫妾也朝議女一嫁和州歷陽縣主簿史辯以上皆見舒學士撰朝議墓志陳忠肅撰壽安縣君行狀譜言銀青師厚娶陳氏張氏並贈東平郡夫人妾也銀青娶范氏寶慶四明志稱南雄舅氏爲范忠文鎮則銀青當娶開府度之女而袁文清補延祐四明志非之謂娶范文正仲淹女考王檢正志南雄墓舅氏爲范忠宣純仁其後樓宣獻鑰志銀青曾孫伯濟伯範墓皆曰銀青娶范文正女忠宣姊則文清說似無可疑

乃舒學士亶志銀青墓但言妻封蓬萊縣君不著其姓豈亶闕文耶抑學士與諸公齟齬故略之耶富鄭公弼志范文正墓載二婿而不及銀青而又書一女曰幼未字或謂此蓋銀青妻然文正卒於皇祐四年是時銀青已年二十明年即第進士不應其元配尚可稱幼女也及讀鄒忠公浩所撰范夫人墓志始知銀青娶太子中舍范仲温遺女文正所愛養者初封蓬萊縣君改封高平縣太君譜言銀青女二一長適朱氏次適史氏妄也銀青女三當其卒時長女已適山南東道節度推官俞儀次已適太廟齋郎沈公立季尚在室舒學士撰墓志其後嫁陳忠

肅瓘忠肅與兄書云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察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淸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學家好善故就之戶曹諱南雄鍔也譜言南雄娶吳氏贈淑人安也南雄初娶朝奉郎胡宗甫女樓宣獻表文稱以爲初娶尙書右丞宗愈女者非也再娶翰林學士王覿女皆早世後娶左正言陳伯强女累封令人王檢正撰墓志徽宗初年欲官南雄戶部時宰以爲范純仁之甥王覿之婿陳瓘之妻兄不可用其後作黨人碑數公皆與名一時以爲榮姻婭之閒關政蹟焉則非安人所得而知也又南雄有一女嫁從

事郎李寀

科第之家第三

謹按大書周氏宋進士題名記凡十一人慶歷二年造六年處厚皇祐五年師厚元豐二年鍔崇寧二年銖紹興二年廣譽十五年繼端至二年福孫淳祐元年夢李七年岳十年坦凡四明志所載宋進士周姓者幾無子遺而不知固有不可合者宋元諸志最取世家凡後見者皆書曰某子孫某弟姪處厚師厚造之子也鍔銖師厚之子也坦鍔之四世孫也六人一家無可疑者若廣譽繼福孫岳四人皆不書其系是必微宗而崛起者豈

得妄合吾夢李則寶慶志書曰常之曾孫周常不知何人雖不可考其非正議支顯然且其籍慈谿豈得引爲重乎而元豐五年進士温厚處厚之弟師厚之兄也紹興元年進士焯錫之曾孫也斯二人者實正議支而茫不知引何也温厚進士見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志以特奏名刪之其後志乘皆從其例圖經不易得宜作僞者不知有温厚名而失焯而不書抑又深可怪也明初周字字仲圭錫之十世孫也嘗編周氏家集鄭縈陽眞爲之書後有曰周氏爲吾鄉望族自宋有國以來以科第顯者八人而自正議公諱造始處厚温厚師厚造之子

錫銖造之孫焞造之五世孫坦造之六世孫其信而有徵如此

名位之妄第四

乃其所書名位則妄之尤妄者也曰明州錄事參軍瑞曰起居舍人穎曰贈榮祿大夫顗曰封大中大夫頤曰兵部員外迺曰兵部尚書邁曰封大中大夫适曰保靜軍節度使造曰起居舍人甯厚曰敷文閣學士處厚曰兵部員外義厚曰淮西運判維厚曰翰林學士繪厚曰武昌縣尹鑑曰兵部侍郎鉞曰朝請大夫沿海宣撫司參議銓曰兵部員外錫曰金壇縣尉鏞曰翰林學士銖

曰國子監丞鎬曰黄州錄事參軍欽曰知桐城縣允禾曰太府寺丞允香曰中奉大夫允委曰金壇縣尹允諲曰工部員外允詔曰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允才曰福建錄事參軍允斌曰黄州錄事參軍允迪曰朝散大夫允禮曰廣州錄事參軍允遜曰烏程縣尹允暹曰禮部侍郎允中曰知武昌縣允渭曰起居舍人邦伸曰榮祿大夫廣譽曰封朝議大夫廣煒其人子虛其位爲有率意妄言自欺以欺子孫何不憚煩至斯極也銀青師厚南雄錫二人有傳在郡志彼據以爲本故所說不妄若造若虎厚若鉞若銖若鎬數公皆無傳可考遂得自爲

除授矣造由大理評事遷殿中丞汪藪文撰杕墓志贈正議大夫舒學士撰朝議墓志處厚則釋褐調江州司理參軍再調福州司理參軍和州軍事判官河南新安縣僉書調梓州郪縣僉書淮南節度判官公事通判絳州在京糧料院知建州又知永州階著作郎八遷爲朝議大夫勳柱國服三品舒學士撰墓志鉞則以蔭補太廟齋郎遷蕭山縣尉卒於官汪藪文撰杕墓志鈇則調開封中牟簿未幾掛冠乾道圖經積階至承奉郎而其作天壽院記時自署宣教郎鏑則授河中府臨晉縣尉早卒舒學士撰朝議墓志此皆歷歷可據以駁妄說者也而其述銀青與高雒官階雖不妄而言之不詳

銀青始任復州景陵縣尉信州司法參軍衢州西安縣令監在京富國倉編修三司條例管句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暨兩路轉運判官句當農田水利差役事在京竹木務通判西京權進奏院武學博士通判保州其階著作郎秘書郎承議郎朝奉郎朝散郎其勳上輕車都尉其服五品舒學士撰墓志銀青既通判河南保州卒於官其後贈至銀青光祿大夫王檢正撰南雄墓志南雄年十四入太學中元豐二年乙科調舒州桐城縣尉不赴後官宿州蘄縣簿適年丁銀青憂服除擬常州司戶參軍未赴改濠州司戶以格選鳳翔府司錄參軍充淮南轉運司主管帳

司文字會計任滿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雍丘縣逾月移
知太康縣徽宗即位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已而除
太常主簿除司農司丞磨勘轉承議郎建中靖國元年
除京東西路提舉常平改京西南路崇甯元年赴官過
闕入對稱上旨欲與戶部官宰執不可未幾黨議起自
承議郎鐫兩官僉書秀州軍事通判廳公事二年再自
宣德郎降至承務郎監泉州在城茶鹽商稅五年敘復
宣德郎監兗州東嶽廟任滿主管江州太平觀丁母恩
平夫人范氏憂服闋敘還所降官為承議郎提點江州
太平觀政和元年轉朝奉郎四年轉朝散郎知南雄州

磨勘轉朝請郎遷朝散郎朝奉郎除江淮荊湖浙江福建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公事以所向不偶浩然乞休宣和五年守本官致仕欽宗登極覃恩加朝請大夫服三品高宗即位加朝議大夫紹興元年特轉兩官爲中大夫王檢正撰墓志夫銀青父子位雖不顯政蹟治議藹然耳目譜源不足道而其歷官始末爲吾黨所當知者故書此以補志乘之簡乃若贈大理評事曰祐者舒學士撰朝議墓志正議之父也以特恩入官樓宣獻撰楫墓志爲杭州富陽縣主簿舒學士撰銀青墓志能歸即以承議郎致仕王檢正撰南雄墓志曰溫厚者朝議之弟而銀青之兄也蔭授郊州新平縣主簿曰鍔者

舒學士撰朝議墓志朝議之仲子而臨晉之弟蕭山之兄也蔭補將仕郎曰澥者同上朝議之孫也以父蔭官潮州司錄曰澌者樓璩撰秋行狀蕭山之子也右廸功郎江陵府監利縣丞王檢正撰南雄墓志後監潭州南嶽廟樓宣獻撰棹墓志曰沖者南雄之伯子也從事郎台州軍事判官王檢正撰南雄墓志仕至右儒林郎樓宣獻撰模墓志曰淵者南雄之仲子也淳熙己酉薦於鄉曰華同年薦禮臺明年第進士官廸功郎台州臨海縣尉曰焯者樓宣獻撰楟墓志皆南雄之曾孫而監嶽之孫也慶元四年鄉貢進士曰熺者樓宣獻撰模墓志亦南雄之曾孫而儒林之孫也此十公者譜中幷無其名世家閥閱亦考

古者所宜識之者也故並述之瀕與華與焯與墳皆以文獻無徵不得知其位之所終矣案樓宣獻撰林郊墓志云塔曰周焯倡識一尉是焯即以臨海終者

生卒之表第五

譜書生卒宜也若墓志則古法但紀卒年月日而不詳其生然必書年若干歲數焉而生年可知矣按朝議以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有七是生於天禧四年庚申者也銀青以元祐二年二月十四日卒年五十有七是生於天聖九年辛未者也南雄以紹興二年三月三日卒年七十有五是生於嘉祐三年戊戌者也

而譜源稱朔識以天禧三年四月十日生紹聖三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有八稱銀青以天聖三年五月一日生不言其他稱南雄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四日生年七十有五數之則當卒於紹興四年譜源固無據之說然天禧紹聖天聖嘉祐紹興紀年皆合相去不過數年而南雄年七十五又宛然符節是亦可謂雖不中不遠矣

塋墓之案第六

舒學士志銀青墓言銀青以元祐丁卯卒保州官舍是年十月十九日歸櫬葬通遠鄉四明管之原四明管即

金谷里銀山南雄作寶積寺記所云前年予卜先人之藏於銀山者也而僞譜知之書曰葬通遠鄉空相嶴之原彼蓋從郡志得之也若志所未載則遂妄矣譜言胡議葬鄞西南錫山嶴非也劉議以紹聖五年七月十四日葬桃源鄉舒學士志其墓至陳忠肅狀其妻壽安縣君始詳言其葬所在桃源鄉花梓嶴譜言南雄葬鄞光同鄉櫟社村之原非也王檢正志南雄墓言南雄以紹興二年三月十五日葬通遠鄉銀山之原銀青墓右南雄爲北宋名臣郡志但載其父墓而不書南雄葬地則秉筆者之過也南雄有二孫皆葬銀山其一名楫字伯

濟其一名模字伯範二公墓皆樓宣獻志之
右凡本無其人而僞爲名者其所稱說吾不能知若其人爲鄉先生曾見他說者則不攻自破無之非妄爲是譜者妄人之尤者也而周之人猶曰吾新河周爲尚書邁後又曰吾新河周來自東廐山譜源稱參議詮葬東廐或者參議之後嗚呼是一人夢而天下與之同夢也是譜删薙而已本不足詰特[illegible]貽既久從吾言而遽廢之後世子孫不得見源流將以廢之爲楚堂過而楚堂何說之辭而余則實貽之以口實矣故爲作斯考言之不厭過詳楚堂存吾言於新河家乘中使見者知作僞

徒勞而亦得告無罪於其宗族云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九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論

夷齊讓國論上

漢至今二千年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莫不知夷齊讓國事嘗此而欲闢其說而廢之未有不掩耳駭走者也雖然試言之可乎書莫古於周秦論莫定於孔孟孔子稱夷齊者四絕不及讓國夫讓國大節也當其稍先則有泰伯泰伯與伯夷事相類乃盛稱泰伯爲至德而於夷齊但論其軼何也孟子之論伯夷則曰非其君不事

曰治則進亂則退曰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且推而論之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假令夷果爲孤竹君之子吾意孟子當不有是語此大彰明較著矣且史所稱夷齊生平無異行而孟子乃常常孤稱伯夷抑又何也至考之諸子莊子稱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墨子亦言孤竹有二士伯夷叔齊創呂不韋十二紀亦曰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處也非國也士也非君之子也孤竹不知何人物而奉之夷齊夷齊所不屑也孤竹君不知何如人而奉爲夷齊之父夷齊所不

願也然則夷齊者我不知其果爲兄弟與否又爲得國而相讓耶且史稱孤竹君之子諸子皆曰處於孤竹而孟子實謂隱北海之濱說者祖史遺諸子而又欲合史於孟乃曰夷齊既讓國而隱北海之濱夫北海非他碣石山也碣石在今永平古之孤竹遺城在焉夷齊讓孤竹之國仍居孤竹之地史所謂逃而去之者是耶非耶將毋讓非其心而故徘徊其地以俟動靜耶嗟乎果若此則他日不食周粟必將仍安其身於豐鎬間耶孤竹可倒成周而北海不可比首陽豈待上智決耶要之二子者避紂而居孤竹聞西伯興就之西伯卒遂隱首陽

此其說與周秦所紀孔孟所論皆合不合者史耳夫舍經而就史固已不可而況乎史固未易據論者哉

夷齊讓國論中

夫伯夷列傳者史公寄憤之作也夫所謂其傳者當時固有此傳史公疑之而姑述之而因以寄憤者也以彼非常之才無故而受非常之辱豈能一日忘於心哉夷齊事蹟無可考而見稱孔子遂傳至今乃其所以自傷受非常之辱而天下皆辱之而無有知之者也故一則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再則曰烈士徇名三則曰夷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四則曰名堙滅而不稱五則曰砥

行立名嗚呼其自以受非常之辱而忍而爲史以求沒世之名而發其意於列傳之首蓋其身世之感至哀而至痛矣夫以堯舜授受之重虞夏典籍之古至不可易而乃有堯讓許由之說此何異夷齊讓國之說哉而箕山乃有許由冢此何異夷齊之有軼詩與傳哉夫可信者莫如孔子而孔子之論夷齊者曰怨是用希曰又何怨而軼詩之怨乃如此此其傳與詩豈復可信然而其傳則謂夷齊餓死乃遂觸其平時蒼涼感慨致疑天道之隱故申論顏回夭死盜蹠壽終不軌者逸樂富厚非公正不發憤者遇禍災以反覆於善人餓死之卒不可

解夫所謂公正發憤而遇禍災者非其自道也耶此其意甚怨而其語甚悲而覺信夷齊之傳而爲夷齊發哉夫以非常之才受非常之辱當其著書而姑以一人一事之寓言以寄其憤而復顯然論軼詩之言怨不足憑而終定論於孔子亦可謂示後人以不惑矣而世乃信而真之耶且周本紀之言曰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而劉敬之說高祖也曰文王爲西伯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是時孟子未顯其說若合符節而史公亦大書於劉敬之傳嗚呼明乎此而其所以作伯夷列傳之意可知矣

支離至於此傳極矣豈有巨眼如史公而信之父欲立叔齊有此意耳而伯夷曰父命也命自何來一也伯夷遂逃去逃去何處二也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又逃之何地三也乃遂徑接曰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試思二子各行其是其逃去本應不相爲謀此時何爲忽合一處若有成約者然四也且畢竟辭孤竹後歸西伯前二人何在五也金縢稱文王在武得天下以後而伐紂時但稱文考坊記引太誓可驗也今言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六也武王九年觀兵十三年代紂文王之葬久矣故逸周書西漢太誓

皆言武王觀兵先祭畢畢者文王葬地今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七也斬紂頭懸之太白語出六韜諸書本不足盡信況此時武方興兵其放其誅其俘以歸皆不可定何以此時便知爲弒八也伯夷太公孟子所稱二老此時若不相識者但曰此義人扶而去之九也歌詞滿腔憤憤大與孔子得仁無怨之論相左十也一傳纔二百字而支離附會至於不勝攻擊如此史公豈信之耶

自有此傳以後異說雜起有言或告夷齊擁有孤竹之國以復商祚而夷齊以爲非吾事者有言或謂夷

齊西山亦用土薇亦周薇而夷齊遂餓死者且更有
妄言夷齊姓墨胎氏者一言姓墨有妄言夷名允字
公信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者有妄言夷齊之父
名初字公朝者有妄言孤竹君中子是夷齊異母弟
其名伯僚者信口妄說真不值一笑者也
至韓非則更加一說其姦劫弒臣篇曰古有伯夷叔
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其
外儲說篇又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雖不
言讓國事然其說亦太奇矣

夷齊讓國論下

叔齊之傳蓋起於戰國當其時如燕子之之屬之亂人
國者其黨與妄爲故事故高隱士之節以奪人主之心
而其才又鄙瑣不能自爲乃私竊周家泰伯之舊事略
爲同異而曰伯夷叔齊者兄弟而讓國者也嗟乎果如
所云彼夷齊者乃商季之亂臣而孤竹之賊子士大夫
尚沿習而不察耳夫父欲立乙而甲不知與知而不去
甲雖拂父意未嘗不正父欲立乙而甲知而去之乙受
命而立未嘗不順今父欲立乙而甲乙皆去草莽宗社
以自沽區區之名而顯坐父以不慈於長不義於幼與
狥私而亂法之罪九原有知亦將疾首痛心而悔恨無

已故其人在國法爲亂臣在家教爲逆子夫泰伯仲雍皆去而王季獨泰然而嗣立者豈貪周國哉聖人之權度將必有萬不可去之理若叔齊以天倫爲重將王季不知天倫者乎假令王季非聖人而其賢乃但如公子郢吳季札之屬則泰伯必將返而就國何則父命不可遵而國事重矣今兄曰父命而弟以天倫而或當其僭隮之時而詰之而曰天倫攸在而夷爲無君而曰父命攸在而齊爲無父嗟乎不學之子僞爲無父無君之說以重誣古人而史姑載之而世豔稱之儒者不察以至於今豈不重可歎也哉

此傳起於戰國之世雖未敢以爲定論而每讀諸子
而吾說愈堅莊子讓王篇稱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
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
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
之與之盟二人相視而笑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
死焉語與論孟皆合而其文義顯非兄弟不過同隱
者耳至其盜跖篇則曰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
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顯與前篇刺謬不知盜跖
篇謂孔子見柳下惠時世遼遠已屬不經卽其稱傳
命爲謁者謁者首秦官非莊子所及見故先儒謂盜跖

諸篇乃後人僞作語不誣也乃若列子傷朱篇稱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首陽之山當劉向校列子時已謂力命楊朱二篇義多乖背不似一家之書況今本實由後人抄撮成之幷非向見者耶其他如蘇秦說燕王謂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汙武丁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首陽之山則正在盛行其說之時更無足怪而呂覽伯夷叔齊見武王一段全與莊子彷彿其他篇復有殷湯以三月丙寅封孤竹君之說彼固採摭成書不出一人之手其矛盾固宜其他周秦以前之書凡前儒所疑與定

爲僞書者即往往有讓國語而其的然古本不經後人竄亂者則必絕無讓國事亦足異也春秋內外傳載當時讓國人多矣而其徵引但有吳泰伯而絕無伯夷此亦讓國之說起於戰國之世之一證也

象論

吾何以知象之賢也吾於零陵靈博之祠之而以爲賢也於零陵之毀之而終祠之而愈益以爲賢也夫零陵之在今湖廣也靈博之在今貴州也皆非象封地也象之封在今道州（說見文後）而零陵靈博之人犇走而尸祝之

何也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括地志曰舜葬九疑象來會葬零陵之有象祠以此（說見文後）而靈傅之人亦相與奔走而尸祝之何也天下雖至誕妄拂好惡之人苟將奉一人以事之其必不敢諸不孝不友爲千古所詬詈之人則矣倡乎一必不能徇乎衆強乎暫必不能諧乎久而零陵之祠則允而恆漸傳之千餘矣（柳柳州毀靈舜亭神記）傅之祠則父祖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之矣（王文成修象祠記）合零陵靈傅兩地人民之衆夏商以來數千百世之久衆皆迷惑狂亂而一無異議何其怪也天下淫祀非少有也雖其奉事之既衆且久苟有人焉告之以其人

不孝不友之實證之以千古詬詈其人之確未有不幡然悔悟闃然羣自笑其何以迷罔回惑至是者而靈博之祠則久而重修以王文成之道學且爲之迴護其說而記之矣零陵之祠則方毀旋復歲必奔走而尸祝之說見文後雖以古今文章鉅公如柳柳州者爲之記以明示其人民而卒莫能奪之又何其愎也且夫象之得祀於零陵也以會葬也葬而爲之耕也然而當舜之生象既已日殺之而不得一當至於既死宜歡笑忭舞之不暇而顧乃哀其死而會葬焉而廬其墓而爲之耕焉則毋亦象固誕妄拂好惡而失其本心之尤者耶

且夫九疑

之葬同軌宜畢至也爲其賢也宜莫若禹爲其溺也宜莫如商均且是地也舜終宜其陽而商均葬其陰零陵之人祠舜而商均且不之及也獨柰何以不孝不友而失其本心如象者而奉而事之也而靈博之人又從而效之也則皆事理之萬無可解者也吾聞之也功足及人而後衆祀之德足及遠而後久享之書鉠有闕吾烏知夫象之功德不淪浹於零陵靈博之民而歷久而不能忘耶夫舜葬而爲之耕象不旣賢者耶有愛兄之道而功德不及諸人其孰能奉事之耶奔走尸祝至兩地之衆且久不賢而能之耶至於毀之而終不忍忘之非信

有大功德在斯民而能若是其持之耶是乃吾所由愈益知象之賢也然則趙州之不祀象何也曰未可知也且不徧圖經足不徧海內吾烏知夫象之不祠於趙州而雖非趙州之亦未嘗不祠象耶零陵靈博之祠吾非柳王之文無由知也吾又烏知夫世不有薛伯高其人者起而盡毀之耶伯高之毀象廟吾非柳州亦無由知也

說象封在趙州

古人無不以永州零陵爲象封地者朱子疑之以爲未知是否　國朝閻百詩善西溟始暢言之曰豈有

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往反幾萬
里而可以常常相見之理是鼻亭之不得為有庳審
矣至貴州靈博山則去蒲坂尤遠九域志云趙郡有
象城又引趙州圖經之引趙記者曰舜弟象居之國
名紀云象城漢縣屬鉅鹿今昭慶鎮西北古象城舜
弟象居之柰按漢地理志鉅鹿郡泰置屬冀州大陸
澤在北其郡之縣有曰象氏者當時以為王子侯國
此必因象封邑得名故隋仁壽初嘗即大陸置象城
縣亦以縣西北有古象城故耳師古以後說趙州地
理者無舉及此九域志所引圖經趙記最為確鑿可

信至國名紀謂象城爲漢縣則又誤漢自名象氏隋始名象城且二縣同在鉅鹿境正不必象城之卽爲象氏也而象氏象城皆古有庳封地則斷斷無疑同在冀州去蒲坂甚近常常而見有何難哉大陸者卽禹貢冀州所謂大陸既作是也在今直隸省趙州隆平縣東

說零陵象祠之繇

零陵既非象封而有象廟者則會葬之說可據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會葬來至此後人

立祠名爲鼻亭神其說最精特當時會葬之人何啻千萬所謂賢莫如禹親莫如均零陵之人獨何發於象之來至而遽爲之立祠耶是必合古傳之說而後乃無疑也皇覽引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然則會葬以後象必廬墓躬耕其地居之既久功德及人是以其民久久不能忘耳孔子之喪弟子廬墓子貢又獨居三年苟非孟子後世何從知有此事乃古傳之稱象耕僅見皇覽一引而後世惡象甚深必不欲象有此美事至妄以爲扉象之象而造禹葬會稽鳥爲之耘八字以配之亦不知其何心也總之久享專祀

必有功德精氣爲神自昭靈響事見水經注零陵之祠旣無疑義靈博之祀郎可類推而余合括地皇覽二說以定零陵象廟之緜亦自謂可以發古人疑案之覆而大彰昔賢功案之湮沒者矣

說象廟之終不得毀

宋人曾敏行字達臣者嘗以北宋末隨侍其父永州零陵令任中他日著獨醒雜志一書中有云予居湘時按漢地理志云零陵湘水所出見猺人歲來謁象廟各佩一刀云云然則廟仍建立居民及猺蠻仍歲歲祀之如故也又南宋趙與虤字威伯者著娛書堂詩話中云今道

丞之間有鼻亭正在瀟水之上舟楫往來其下客有題詩云如今不似當年傲日日江頭送客舟云云詩雖妄作而象廟之無恙可知也余又嘗見他書亦有稱零陵象廟者忘其出處劫後插架盡空亦無從尋檢文聞自湖南歸者亦云彼中至今有象廟蓋雖薛伯高之勢力柳子厚之文章終不能奪斯民秉彝之好如此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

男隆壽平甫校字